

浅议《小儿药证直诀》中清热方药的运用

天津中医学院一附院儿科 刘虹

《小儿药证直诀》是宋代阎季忠总结其师钱乙的医学理论和临证经验而著成的一部儿科专著。书中，钱乙对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小儿病的辨证诊断及治疗做了精确的论述，为之奠定了中医儿科学的基础，并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对小儿热证的论述及清热方药的运用，更是独具匠心。下面对钱乙清热方药的运用特点，做一粗浅的分析。

一、小儿热证较多，清热方药运用普遍

火热为病，其证颇多。在《内经》论述的病机十九条中，有关火热为病者占九条。况小儿生机蓬勃，为纯阳之体，外感诸邪，内伤饮食，最易化热，甚则动血生风。钱乙总结了前人有关火热论述，根据小儿生理特点，总结出了小儿“易寒 易热”的病理特

点，并在“夏秋吐泻”证中指出：“五月十五日以后吐泻，此热也，小儿脏腑十分中九分热也。”基于这种认识，钱乙在书中对小儿热证的论述颇多，清热方药的运用十分普遍。《直诀》卷上共论述脉证治法81条，其中有方有论的62条，而载有清热方药的竟有40余条。卷下附方120首，而清热剂或兼有清热作用的方剂有76首，清热药物亦占全部用药的一半以上，足见钱乙对小儿清热证的重视。

以五脏为辨证纲领，是《直诀》的一大特点。而五脏又都有热证，并有方药与之相对应，如心热之导赤散，肺热之泻白散，肝热之泻青丸，脾经伏热之泻黄散，疱疹黑陷，邪热归肾之百祥丸，分类清晰，令人一目了然。

火热为病，表现各异。钱乙根据病情变化，使用不同法则，有清心利小便法，清心

虽然非常简略，却抓住了主要方面。

五、婚育宜晚 纵欲伤身

本书对于男女婚育的认识，是主张晚婚少育，且男女皆不可纵欲。认为“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目的是要使“阴阳之气完实”以后再婚育，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为子，坚壮强寿。”否则如果“精已耗而复竭之，则大小便道牵痛，”“阴已痿而思色”则“小便道涩而为淋”。而“合男子多则沥枯虚人，产乳众则血枯杀人”。这些看法，大概直到现在也仍然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六、博涉多诊 可为良医

作为医生，应该如何学习，如何给人治病，本书用极精的语言，给予了高度的概括。所谓“师友良医，因言而识变；观省旧典，假筌而求鱼。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则何愧于古人。”虽只寥寥数语，确是蕴义无穷。如果不是精于医道，没有深刻的亲身体会，大概是说不出这等言语的。

以上从六个方面对《褚氏遗书》的内容做了一下介绍，可以看出，此书虽然没有直接论及病证方药，却在方法论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东西，且提出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晚婚节育的观点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 本文所引《褚氏遗书》是据清·程永培辑《六醴斋医书十种》光绪辛卯广州藏修堂本。

开窍法，清热凉血法，清肝熄风法，清热泻肺法，清热逐水法，清宣伏热法，清胃泻火法，清虚热消痞积法等十余种，不拘一格，变通灵活，运用普遍。

二、清热剂的剂型多样，服法讲究

钱乙针对小儿服药比较困难的特点，根据病情的轻重，病变部位的不同，在服法、剂型上灵活多变，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对于鼻下赤烂，龈腭牙齿肉烂腐臭，鲜血常出等外候，采用外贴法、外敷法；对初生儿之胎肥、胎热则采用浴体法；对小儿神昏不能进药者，采用滴鼻法；而大多数则采用内服法。

在内服的方药中，钱乙根据病情的缓急，小儿体质年龄，药物有无毒性等情况分别采用汤、丸、散、膏等剂型，而多数是采用丸、散。这样既照顾了病情，又可以减轻药物的毒性，有利于药效发挥，且便于小儿服用。

在服法上，分为服药时间上的不同，送药方法上的不同，在服药时间上，分为食前服、食后服、无时服、临卧服、乳食后服等；在送药方法上，有温水下、沙糖水下、竹叶沥下、薄荷汤下、乳水下、米饮下、熟水下、研芝麻汤下、酒调下、倒流水下、紫苏汤下、金银花汤下、龙脑水化下、桃枝汤下、麦冬汤下，冷浆水下等多种。在方药的制做工艺上分为和蜜为丸、新水磨汁、蒸陈枣肉和捣为丸，益甘草水为丸、面糊丸、水丸、生姜汁丸等。

尽管剂型、服法多样，在针对病情的基础上不外乎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1、固护胃气，不伤正。2、协助药物治疗疾病。3、反佐之法，引药入达于病所。钱乙之遣方用药可谓精矣。

三、脏腑病变不同，方药运用各异

钱乙在治疗小儿热病时，并非一见热象，妄投寒凉，而是先明虚实之辨，再分脏腑之

象，三察传变之情。明虚实之辨，即首先分清是虚热、实热，再分而治之。例如：小儿疳积，多属虚热，治宜清宣，辅以健脾，钱乙多采用泻黄散、玉露散、胡黄连丸等，用药质轻力柔，如胡连、山栀、防风辅以陈皮、半夏、炙草等。而动风之证，多属实热，治宜重镇，辅以开窍，方用龙脑丸、镇心丸、麝香散，药用牛黄、生犀、朱砂、寒水石，辅以麝香、竺黄、龙脑等。此虚实之辨，不可不明。分脏腑之象，即五脏热证各有不同表现，如心热多动血，治宜生犀、紫草；肝热多动风，治宜蝎尾、青黛；脾热多痞积，治宜胡连、山栀；肺热多咳嗽，治宜桑皮、知母；肾热斑疹黑陷，治宜红芽大戟。此五脏之象，不可不分。察传变之情，即了解脏与脏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治疗上根据脏腑间的关系协同用药，例如：钱乙在论述“搐”形成的机理时说：“心生热，热则生风，风属于肝。二脏两搏，风火相争，故火搐也”。在治疗上，“当泻心肝”，以泻青丸、导赤散同时使用。在治疗中，钱乙还十分注重“虚则补其母，实则补其子”的原则。它在论述“诸疳”中曾谈到“假令日中发潮热，是心虚热也，肝为其母，则宜先补肝，肝实而后泻心。”以上即传变之情，不可不察。钱乙正是在明确了虚实、脏腑、传变之后，处方用药，所以屡验屡效。

四、随时固护正气，但注意祛邪务尽

钱乙在论述小儿生理时曾谈到：小儿“肌骨嫩怯”“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故而决定了病理上“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在运用清热方药上主张“不可痛击大下”，注意固护正气。

在选方、用药、服法、配伍等方面，处处体现出钱乙固护正气的思想。他在方剂的配伍上，主张在药性峻烈的方中配伍扶正之品，或与其他方剂配伍使用。例如治疗心肝热盛的惊痫之镇心丸中，不但使用了牛黄、

铁粉、琥珀、龙齿等药物，还配伍了人参、茯苓以求祛邪不伤正。在送服药中，许多药性猛烈之品用“米饮送下”，意在固护胃气。在用量上更提出了“量其大小虚实而下之”

“以溘利为度，未利加数丸再服，量大小虚实与之。”其固护正气之意，诚可见矣。钱乙虽重固护正气，但他在用药上，力求祛邪务尽，他不仅使用了泻心汤、黄连丸这类虽不峻烈，但药专力宏之剂，而且大胆使用如犀角、牛黄、麝香、水银、铁粉这类芳香、重镇、药性猛烈的药物，以防病邪之传变，达到祛邪务尽。

有关使用这些芳香、金、石及药性猛烈药物，历来为人们所争论。有人认为：这些药物用于小儿非钱乙之意，乃是阎季忠强加己意于书中。笔者认为：《直诀》中这类药物的使用，不仅是钱乙之原意，而且还是其用药的一大特点。其一，阎氏在《小儿药证直诀原序》中提到：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又所用多犀、珠、龙、麝，医苟难辨，何以已疾？”可见，将这类药物用于儿科，并非始于阎氏。其二，在清热76方中，麝香使用了20次，水银使用了15次，如此多的方中均有这些药物，认为不是钱乙本意，恐难服人。其三，在《直诀》所载23医案中，使用芳香、金、石类药物非止一处，况且钱乙在谈及“疳”证时说：“量其大小虚实而下之，则不至为疳也。”可见，钱乙在使用这类药物时，是考虑了患儿的情况的。其四，这类药物的使用，多在心肝热盛，动风、抽搐神昏之时，非此类药物，何以已疾？其五，钱乙在使用这类药物时，严格地按照病情遣方用药，还注意了剂型、配伍、服法等，即固护了正气，又祛邪务尽。充分体现了钱乙“胆大、心小、行方、智圆”的高超医技，钱乙对小儿神昏使用芳香重镇药物，对后世温病学派用芳香开窍法治疗温热病热入心包之神昏谚语是有很大启发的。

五、因人、因时制宜，灵活变通

钱乙根据患儿的大小，体质的强弱、病情的轻重，而因人制宜，在处方用药上有所不同。例如在论述“诸疳”时谈到“小儿脏腑柔弱，不可痛击，大下必亡津液而成疳，凡有可下，量其大小虚实而与之，则不至为疳也。”在服药剂量上也很讲究，他在论述白饼子的用量时谈到：“量小儿虚实用药，三岁以下，每服三丸至五丸，空心紫苏汤下……三五岁壮实者不以此为，加至二十丸，以利为度”。

因时制宜，是钱乙用药的又一特点，例如他在论述“夏秋吐泻”一证时指出：“五月十五日以后吐泻……此热也……玉露散主之。”“六月十五日以后吐泻……脏腑六分热，四分冷也……食前少服益黄散，食后多服玉露散。”同为一证，由于患病时间不同，而导致寒热不同，故而治法也不尽相同。在服药方法上，钱乙也注意了与季节变化相适应，例如论述“虚羸”证时说：“热者胡黄丸主之，冬日不可服，如有证则少服之。”在“抱龙丸”的服法中谈到：“伏暑用盐少许，乳水送下，腊月里，雪水煮甘草和药尤佳。”充分体现了祖国医学“天人合一”的特点。

结语：

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根据小儿热证较多及其生理、病理特点，清热方药使用普遍。并在运用中讲究剂型、服法，注意针对不同脏腑的热证表现不同而遣方用药各异，力求祛邪务尽，但注意固护正气，同时因人、因时制宜，灵活变通。钱乙对清热方药的应用，对后世小儿热证的治疗产生了很大影响，有许多东西至今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